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

話說孫行者一筋斗跳將上去，謊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並頭陀、幸童、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：「爺爺呀！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，怪道火不能傷。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心，今日反害了自己。」三藏道：「列位請起，不須恨了。這去尋著袈裟，萬事皆休；但恐找尋不著，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，汝等性命不知如何，恐一人不能脫也。」眾僧聞得此言，一個個提心弔膽，告天許願，只要尋得袈裟，各全性命不題。卻說孫大聖到空中，把腰兒扭了一扭，早來到黑風山上。住了雲頭，仔細看，果然是座好山，況正值春光時節，但見：

萬壑爭流，千崖競秀。鳥啼人不見，花落樹猶香。雨過天連青壁潤，風來松捲翠屏張。山草發，野花開，懸崖峭嶂；薜蘿生，佳木麗，峻嶺平崗。不遇幽人，那尋樵子？潤邊雙鶴飲，石上野猿狂。轟轟堆螺排黛色，巍巍擁翠弄嵐光。

那行者正觀山景，忽聽得芳草坡前，有人言語。他卻輕步潛蹤，閃在那石崖之下，偷睛觀看。原來是三個妖魔，席地而坐：上首的是一條黑漢，左首下是一個道人，右首下是一個白衣秀士。都在那裡高談闊論，講的是立鼎安爐，搏砂煉汞，白雪黃芽，傍門外道。正說中間，那黑漢笑道：「後日是我母難之日，二公可光顧光顧。」白衣秀士道：「年年與大王上壽，今年豈有不來之理？」黑漢道：「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，名喚錦襴佛衣，誠然是件玩好之物。我明日就以他為壽，大開筵宴，邀請各山道官，慶賀佛衣，就稱為佛衣會如何？」道人笑道：「妙，妙，妙。我明日先來拜壽，後日再來赴宴。」

行者聞得佛衣之言，定以為是他寶貝。他就忍不住怒氣，跳出石崖，雙手舉起金箍棒，高叫道：「我把你這夥賊怪！你偷了我的袈裟，要做甚麼佛衣會？趁早兒將來還我。」喝一聲：「休走！」掄起棒，照頭一下。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，道人駕雲而走，只把個白衣秀士一棒打死。拖將過來看處，卻是一條白花蛇怪。索性提起來，掙做五七斷。逕入深山，找尋那個黑漢。轉過尖峰，抹過峻嶺，又見那壁陡崖前，聳出一座洞府。但見那：

煙霞渺渺，松柏森森。煙霞渺渺采盈門，松柏森森青遶戶。橋踏枯槎木，峰巔繞薜蘿。鳥啣紅蕊來雲壑，鹿踐芳叢上石臺。那門前時催花發，風送花香。臨堤綠柳轉黃鸝，傍岸夭桃翻粉蝶。雖然曠野不堪誇，卻賽蓬萊山下景。

行者到於門首，又見那兩扇石門關得甚緊。門上有一橫石板，明書六個大字，乃「黑風山黑風洞」。即便掄棒，叫聲：「開門！」那裡面有把門的小妖，開了門出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擊吾仙洞？」行者罵道：「你個作死的孽畜！甚麼個去處，敢稱仙洞？『仙』字是你稱的？快進去報與你那黑漢，教他快送老翁的袈裟出來，饒你一窩性命。」小妖急急跑到裡面，報道：「大王，佛衣會做不成了，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尚來討袈裟哩。」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趕將來，卻才關了門，坐還未穩，又聽得那話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厮不知是那裡的，這般無禮，他敢嚷上我的門來。」教取披掛，隨結束了，綽一桿黑纓槍，走出門來。這行者閃在門外，執著鐵棒，睜睛觀看，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：

碗子鐵盔火漆光，烏金鎧甲亮輝煌。

皂羅袍罩風兜袖，黑絲絲條棍穗長。

手執黑纓槍一桿，足踏烏皮靴一雙。

眼晃金睛如掣電，正是山中黑風王。

行者暗笑道：「這厮真個如燒窯的一般，築煤的無二，想必是在此處刷炭為生，怎麼這等一身烏黑？」那怪厲聲高叫道：「你是個甚麼和尚，敢在我這裡大膽？」行者執鐵棒，撞至面前，大叱一聲道：「不要閑講，快還你老外公的袈裟來。」那怪道：「你是那寺裡和尚？你的袈裟在那裡失落了，敢來我這裡索取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的袈裟在直北觀音院後方丈裡放著，只因那院裡失了火，你這厮趁閑擄掠，盜了來，要做佛衣會慶壽，怎敢抵賴？快快還我，饒你性命；若牙迸半個『不』字，我推倒了黑風山，屍平了黑風洞，把你這一洞妖邪都碾為齏粉。」

那怪聞言，呵呵冷笑道：「你這個潑物，原來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。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兇招風，是我把一件袈裟拿來了，你待怎麼？你是那裡來的？姓甚名誰？有多大手段，敢那等海口浪言。」行者道：「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外公哩。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，姓孫，名悟空行者。若問老孫的手段，說出來，教你魂飛魄散，死在眼前。」那怪道：「我不曾會，你有甚麼手段，說來我聽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兒子，你站穩著，仔細聽之。我：

自小神通手段高，隨風變化逞英豪。

養性修真熬日月，跳出輪迴把命逃。

一點誠心曾訪道，靈臺山上採藥苗。

那山有個老仙長，壽年□萬八千高。

老孫拜他為師父，指我長生路一條。

他說身內有丹藥，外邊採取枉徒勞。

得傳大品天仙訣，若無根本實難熬。

回光內照寧心坐，身中日月坎離交。

萬事不思全寡慾，六根清淨體堅牢。

返老還童容易得，超凡入聖路非遙。

三年無漏成仙體，不同俗輩受煎熬。

□洲三島還遊戲，海角天涯轉一遭。

活該三百多餘歲，不得飛昇上九霄。

下海降龍真寶貝，才有金箍棒一條。

花果山前為帥首，水簾洞裡聚群妖。

玉皇大帝傳宣詔，封我齊天極品高。

幾番大鬧靈霄殿，數次曾偷王母桃。

天兵□萬來降我，層層密密布槍刀。

戰退天王歸上界，哪吒負痛領兵逃。

顯聖真君能變化，老孫硬賭跌平交。

道祖觀音同玉帝，南天門上看降妖。

卻被老君助一陣，二郎擒我到天曹。

將身綁在降妖柱，即命神兵把首梟。

刀砍鎚敲不得壞，又教雷打火來燒。

老孫其實有手段，全然不怕半分毫。

送在老君爐裡煉，六丁神火慢煎熬。

日滿開爐我跳出，手持鐵棒遶天跑。

縱橫到處無遮擋，三□三天鬧一遭。
我佛如來施法力，五行山壓老孫腰。
整整壓該五百載，幸逢三藏出唐朝。
吾今皈正西方去，轉上雷音見玉毫。
你去乾坤四海問一問，我是歷代馳名第一妖。」

那怪聞言笑道：「你原來是那鬧天宮的弼馬溫麼？」行者最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，聽見這一聲，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賊怪！偷了袈裟不還，倒傷老爺。不要走，看棍。」那黑漢側身躲過，綽長槍，劈手來迎。兩家這場好殺：

如意棒，黑纓槍，二人洞口逞剛強。分心劈臉刺，著臂照頭傷。這個橫丟陰棍手，那個直撚急三槍。白虎爬山來探爪，黃龍臥道轉身忙。噴彩霧，吐毫光，兩個妖仙不可量。一個是修正齊天聖，一個是成精黑大王。這場山裡相爭處，只為袈裟各不良。

那怪與行者鬥了□數回合，不分勝負，漸漸紅日當午。那黑漢舉槍架住鐵棒道：「孫行者，咱兩個且收兵，等我進了膳來，再與你賭鬥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個孽畜，教做漢子？好漢子，半日兒就要吃飯？似老孫在山根下，整壓了五百餘年，也未曾嘗些湯水，那裡便餓哩？莫推故，休走，還我袈裟來，方讓你去吃飯。」那怪虛幌一槍，撒身入洞，關了石門，收回小怪，且安排筵宴，書寫請帖，邀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。

卻說行者攻門不開，也只得回觀音院。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，都在方丈裡伏侍唐僧。早齋已畢，又擺上午齋。正那裡添湯換水，只見行者從空降下，眾僧禮拜，接入方丈，見了三藏。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來了？袈裟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已有了根由。早是不曾冤了這些和尚，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。老孫去暗暗的尋他，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、一個老道人，坐在那芳草坡前講話。也是個不打自招的怪物，他忽然說道：後日是他母難之日，邀請諸邪來做生日；夜來得了一件錦襪佛衣，要以此為壽，作一大宴，喚做慶賞佛衣會。是老孫搶到面前，打了一棍，那黑漢化風而走，道人不見了，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，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。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口，叫他出來與他賭鬥。他已承認了，是他拿回。戰夠這半日，不分勝負。那怪回洞，卻要吃飯，關了石門，懼戰不出。老孫卻來回看師父，先報此信。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，不怕他不還我。」

眾僧聞言，合掌的合掌，磕頭的磕頭，都念聲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今日尋著下落，我等方有了性命矣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休喜歡暢快，我還未曾到手，師父還未曾出門哩。只等有了袈裟，打發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，才是你們的安樂處；若稍有些須不虞，老孫可是好惹的主子！可曾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吃？可曾有好草料喂馬？」眾僧俱滿口答應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，更不曾一毫待怠慢了老爺。」三藏道：「自你去了這半日，我已吃過了三次茶湯，兩餐齋供了，他俱不曾敢慢我。但只是你還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。」行者道：「莫忙，既有下落，管情拿住這廝，還你原物。放心，放心。」

正說處，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，請孫老爺吃齋。行者卻吃了些須，復駕祥雲，又去找尋。正行間，只見一個小妖，左脅下夾著一個花梨木匣兒，從大路而來。行者度他匣內必有甚麼柬札，舉起棒，劈頭一下，可憐不禁打，就打得似個肉餅一般。卻拖在路傍，揭開匣兒觀看，果然是一封請帖。帖上寫著：

侍生熊羆頓首拜，啟上大闡金池太上人丹房：屢承佳惠，感激淵深。夜觀回祿之難，有失救護，諒仙機必無他害。生偶得佛衣一件，欲作雅會，謹具花酌，奉扳清賞。至期，千乞仙駕過臨一敘。是荷。先二日具。

行者見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那個老剝皮，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，他原來與妖精結黨。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□歲，想是那個妖精傳他些甚麼服氣的小法兒，故有此壽。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，等我就變做那和尚，往他洞裡走走，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。假若得手，即便拿回，卻也省力。」

好大聖，念動咒語，迎著風一變，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。藏了鐵棒，拽開步，逕來洞口，叫聲：「開門！」那小妖開了門，見是這般模樣，急轉身報道：「大王，金池長老來了。」那怪大驚道：「剛才差了小的去下簡帖請他，這時候還未到那裡哩，如何他就來得這等迅速？想是小的不曾撞著他，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。管事的，可把佛衣藏了，莫教他看見。」

行者進了前門，但見那天井中松篁交翠，桃李爭妍，叢叢花發，簇簇蘭香，卻也是個洞天之處。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，寫著：「靜隱深山無俗慮；幽居仙洞樂天真。」行者暗道：「這廝也是個脫垢離塵，知命的怪物。」入門裡，往前又進，到於三層門裡，都是些畫棟雕梁，明窗彩戶。只見那黑漢子穿的是黑綠紵絲襖，罩一領鴉青綾披風，戴一頂烏角軟巾，穿一雙麂皮皂靴。見行者進來，整頓衣巾，降階迎接道：「金池老友，連日欠親。請坐，請坐。」行者以禮相見。見畢而坐，坐定而茶。茶罷，妖精欠身道：「適有小簡奉啟，後日一敘，何老友今日就下顧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正來進拜，不期路遇華翰，見有佛衣雅會，故此急急奔來，願求見見。」那怪笑道：「老友差矣。這袈裟本是唐僧的，他在你處住錫，你豈不曾看見，反來就我看看？」行者道：「貧僧借來，因夜晚還不曾展看，不期被大王取來。又被火燒了荒山，失落了家私。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驍勇，亂忙中，四下裡都尋覓不見。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，故特來一見。」

正講處，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來報道：「大王，禍事了，下請書的小校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傍邊，他綽著經兒，變化做金池長老，來騙佛衣也。」那怪聞言，暗道：「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，又來得迅速，果然是他。」急縱身，拿過槍來，就刺行者。行者耳朵裡急掣出棍子，現了本相，架住槍尖，就在他那中廳裡跳出，自天井中門到前門外。謊得那洞裡群魔都喪膽，家間老幼盡無魂。這場在山頭好賭鬥，比前番更是不同。好殺：

那猴王膽大充和尚，這黑漢心靈隱佛衣。語去言來機會巧，隨機應變不差池。袈裟欲見無由見，寶貝玄微真妙微。小怪巡山言禍事，老妖發怒顯神威。翻身打出黑風洞，槍棒爭持辨是非。棒架長槍聲響亮，槍迎鐵棒放光輝。悟空變化人間少，妖怪神通世上稀。這個要把佛衣來慶壽，那個不得袈裟肯善歸？這番苦戰難分手，就是活佛臨凡也解不得圍。

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，自山頭殺在雲外，吐霧噴風，飛砂走石，只鬥到紅日沉西，不分勝敗。那怪道：「姓孫的，你且住了手，今日天晚，不好相持。你去，你去，待明早來，與你定個死活。」行者叫道：「兒子莫走，要戰便像個戰的，不可以天晚相推。」看他沒頭沒臉的，只情使棍子打來。這黑漢又化陣清風，轉回本洞，緊閉石門不出。

行者卻無計策奈何，只得也回觀音院裡，按落雲頭，道聲：「師父。」那三藏眼兒巴巴的正望他哩，忽見到了面前，甚喜；又見他手裡沒有袈裟，又懼。問道：「怎麼這番還不曾有袈裟來？」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，遞與三藏道：「師父，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原是朋友。他著一個小妖送此帖來，還請他去赴佛衣會。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，變做那老和尚，進他洞去，騙了一鍾茶吃。欲問他討袈裟看看，他不肯拿出。正坐間，忽被一個甚麼巡山的走了風信，他就與我打將起來。只鬥到這早晚，不分上下。他見天晚，閃回洞去，緊閉石門。老孫無奈，也暫回來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手段比他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也硬不多兒，只戰個手平。」

三藏才看了簡帖，又遞與那院主道：「你師父敢莫也是妖精麼？」那院主慌忙跪下道：「老爺，我師父是人。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，常來寺裡與我師父講經，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術，故以朋友相稱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夥和尚沒甚妖氣，他一個個頭圓頂天，足方履地，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，非妖精也。你看那帖兒上寫著『侍生熊羆』，此物必定是個黑熊成精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聞得古人云：『熊與猩猩相類。』都是獸類。他卻怎麼成精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孫是獸類，見做了齊天大聖，與他何異？大抵世間之物，凡有九竅者，皆可以修行成仙。」三藏又道：「你才說他本事與你手平，你卻怎生得勝，取我袈裟回來？」行者道：「莫管，莫管，我有處治。」

商議間，眾僧擺上晚齋，請他師徒們吃了。三藏教掌燈，仍去前面禪堂安歇。眾僧都挨牆倚壁，苦搭窩棚，各各睡下，只把

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王安身。此時夜靜，但見：

銀河現影，玉宇無塵。滿天星燦爛，一水浪收痕。萬籟聲寧，千山鳥絕。溪邊漁火息，塔上佛燈昏。昨夜闍黎鐘鼓響，今宵一遍哭聲聞。

是夜在禪堂歇宿。那三藏想著袈裟，那裡得穩睡？忽翻身見窗外透白，急起叫道：「悟空，天明了，快尋袈裟去。」行者一骨魯跳將起來，一見眾僧侍立，供奉湯水，行者道：「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，老孫去也。」三藏下床，扯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想這樁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，他有這個禪院在此，受了這裡人家香火，又容那妖精鄰住。我去南海尋他，與他講一講，教他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。」三藏道：「你這去，幾時回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時少只在飯罷，時多只在晌午，就成功了。那些和尚可好伏侍，老孫去也。」

說聲去，早已無蹤。須臾間到了南海，停雲觀看。但見那：

汪洋海遠，水勢連天。祥光籠宇宙，瑞氣照山川。千層雪浪吼青霄，萬疊煙波滔白晝。水飛四野，浪滾週遭。水飛四野振轟雷，浪滾週遭鳴霹靂。休言水勢，且看中間。五色朦朧寶疊山，紅黃紫皂綠和藍。才見觀音真勝境，試看南海落伽山。好去處，山峰高聳，頂透虛空。中間有千樣奇花，百般瑞草。風搖寶樹，日映金蓮。觀音殿，瓦蓋琉璃；潮音洞，門鋪玳瑁。綠楊影裡語鸚哥，紫竹林中啼孔雀。羅紋石上，護法威嚴；瑪瑙灘前，木叉雄壯。

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，逕直按雲頭，到竹林之下。早有諸天迎接道：「菩薩前者對眾言大聖歸善，甚是宣揚。今保唐僧，如何得暇到此？」行者道：「因保唐僧，路逢一事，特見菩薩，煩為通報。」諸天遂來洞口報知，菩薩喚入。行者遵法而行，至寶蓮臺下拜了。菩薩問曰：「你來何幹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師父路遇你的禪院，你受了人間香火，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裡鄰住，著他偷了我師父袈裟，屢次取討不與，今特來問你要的。」菩薩道：「這猴子說話，這等無狀。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，你怎來問我取討？都是你這個孽猴大膽，將寶貝賣弄，拿與小人看見，你卻又行兇，喚風發火，燒了我的留雲下院，反來我處放刁。」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，知他曉得過去未來之事，慌忙禮拜道：「菩薩，乞恕弟子之罪，果是這般這等。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，師父又要念那話兒咒語，老孫忍不得頭疼，故此來拜煩菩薩。望菩薩慈悲之心，助我去拿那妖精，取衣西進也。」菩薩道：「那怪物有許多神通，卻也不亞於你。也罷，我看唐僧面上，和你去走一遭。」行者聞言，謝恩再拜。即請菩薩出門，遂同駕祥雲，早到黑風山，墜落雲頭，依路找洞。

正行處，只見那山坡前走出一個道人，手拿著一個玻璃盤兒，盤內安著兩粒仙丹，往前正走。被行者撞個滿懷，掣出棒，就照頭一下，打得腦裡漿流出，腔中血迸攢。菩薩大驚道：「你這個猴子，還是這等放潑。他又不曾偷你袈裟，又不與你相識，又無甚冤仇，你怎麼就將他打死？」行者道：「菩薩，你認他不得，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。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，都在芳草坡前坐講。後日是黑精的生日，請他們來慶佛衣會。今日他先來拜壽，明日來慶佛衣會。所以我認得，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。」菩薩說：「既是這等說來，也罷。」行者才去把那道人提起來看，卻是一隻蒼狼。傍邊那個盤兒底下卻有字，刻道「凌虛子製」。

行者見了，笑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，老孫也是便益，菩薩也是省力。這怪叫做不打自招，那怪教他今日了劣。」菩薩說道：「悟空，這教怎麼說？」行者道：「菩薩，我悟空有一句話兒，叫做將計就計，不知菩薩可肯依我？」菩薩道：「你說。」行者說道：「菩薩，你看這盤兒中是兩粒仙丹，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贖見；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，說『凌虛子製』，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勾頭。菩薩若要依得我時，我好替你作個計較，也就不須動得干戈，也不須勞得征戰，妖魔眼下遭瘟，佛衣眼下出現；菩薩要不依我時，菩薩往西，我悟空往東，佛衣只當相送，唐三藏只當落空。」菩薩笑道：「這猴熟嘴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敢，倒是一個計較。」菩薩說：「你這計較怎說？」行者道：「這盤上刻那『凌虛子製』，想這道人就叫做凌虛子。菩薩，你要依我時，可就變做這個道人，我把這丹吃了一粒，變上一粒，略大些兒。菩薩，你就捧了這個盤兒，兩粒仙丹，去與那妖上壽，把這丸大些的讓與那妖。待那妖一口吞之，老孫便於中取事；他若不肯獻出佛衣，老孫將他肚腸就也織將一件出來。」菩薩沒法，只得也點點頭兒依他。行者笑道：「如何？」

爾時菩薩迺以廣大慈悲，無邊法力，億萬化身，以心會意，以意會身，恍惚之間，變作凌虛仙子：

鶴擎仙風颯，飄飄欲步虛。
蒼顏松柏老，秀色古今無。
去去還無住，如如自有殊。
總來歸一法，只是隔邪魔。

行者看道：「妙啊，妙啊！還是妖精菩薩，還是菩薩妖精？」菩薩笑道：「悟空，菩薩、妖精，總是一念；若論本來，皆屬無有。」行者心下頓悟，轉身卻就變做一粒仙丹：

走盤無不定，圓明未有方。
三三勾漏合，六六少翁商。
瓦鑠黃金焰，牟尼白晝光。
外邊鉛與汞，未許易論量。

行者變了那顆丹，終是略大些兒。菩薩認定，拿了那個玻璃盤兒，逕到妖洞門口看時，果然是：

崖深岫險，雲生嶺上；柏蒼松翠，風颯林間。崖深岫險，果是妖邪出沒人煙少；柏蒼松翠，也可仙真修隱道情多。山有澗，澗有泉，潺潺流水咽鳴琴，便堪洗耳；崖有鹿，林有鶴，幽幽仙籟動聞琴，亦可賞心。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，弘誓無邊垂側隱。

菩薩看了，心中暗喜道：「這孽畜占了這座山洞，卻是也有些道分。」因此心中已是有個慈悲。

走到洞口，只見守洞小妖都有些認得道：「凌虛仙長來了。」一邊傳報，一邊接引。那妖早已迎出門道：「凌虛，有勞仙駕珍顧，蓬華有輝。」菩薩道：「小道敬獻一粒仙丹，敢稱千壽。」他二人拜畢，方才坐定，又敘起他昨日之事。菩薩不答，連忙拿丹盤道：「大王，且見小道鄙意。」觀定一粒大的，推與那妖道：「願大王千壽。」那妖亦推一粒，遞與菩薩道：「願與凌虛子同之。」讓畢，那妖才待要咽，那藥順口兒一直滾下。現了本相，理起四平。那妖滾倒在地。菩薩現相，問妖取了佛衣。行者早已從鼻孔中出去。菩薩又怕那妖無禮，卻把一個箍兒丟在那妖頭上。那妖起來，提槍要刺，行者、菩薩早已起在空中，將真言念起。那怪依舊頭疼，丟了槍，滿地亂滾。半空裡笑倒個美猴王，平地下滾壞個黑熊怪。

菩薩道：「孽畜，你如今可皈依麼？」那怪滿口道：「心願皈依，只望饒命。」行者恐耽擱了工夫，意欲就打。菩薩急止住道：「休傷他命，我有用他處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這樣怪物，不打死他，反留他在何處用哩？」菩薩道：「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，我要帶他去做個守山大神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誠然是個救苦慈尊，一靈不損。若是老孫有這樣咒語，就念上他娘千遍。這回兒就有許多黑熊，都教他了帳。」卻說那怪甦醒多時，公道難禁疼痛，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：「但饒性命，願皈正果。」菩薩方墜落祥光，又與他摩頂受戒，教他執了長槍，跟隨左右。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，無窮頑性此時收。

菩薩吩咐道：「悟空，你回去罷，好生伏侍唐僧，以後再休懈惰生事。」行者道：「深感菩薩遠來，弟子還當回送回送。」菩薩道：「免送。」行者才捧著袈裟，叩頭而別。菩薩亦帶了熊羆，逕回大海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祥光靄靄凝金像，萬道繽紛實可誇。
普濟世人垂憫恤，遍觀法界現金蓮。
今來多為傳經意，此去原無落點瑕。

降怪成真歸大海，空門復得錦袈裟。
畢竟不知向後事情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